

逢時書室：走出中大

由幾個年輕人創立的逢時書室最近很紅，大概誰都沒想過一念之間的想法最後竟然成真。逢時書室今年一月才正式營業，以售賣二手書為主，短短兩三個月間，已累積了超過三千本書。負責人之一的李廷軒（阿軒）透露，逢時最初是由幾個中大學生及畢業生提起，當年大學舉辦「博群書節」，鼓勵同學漂書，同學們就想：有沒有可能每日都可以漂書？

有了想法後，同學們主動找校長沈祖堯傾，後來更主動聯絡書院，剛好去年善衡書院設立「青年才俊計劃」，鼓勵學生創業，最後逢時的計劃書脫穎而出，得以在陳震夏館地下二百多呎的空間設立獨立書店，為期一年。

中大不乏書店，連鎖書店商務早已進駐校園，早前中文大學出版社亦設立中大小書店，加上逢時書室，三店並立，各有千秋。同樣以中大學生為對象，逢時與前兩者最大的分別便是敢想敢做。開業至今，同學們已玩了很多「實驗」，試了好幾種模式，譬如「顏色分類」，阿軒便說，逢時早期嘗試以書脊顏色分類，覺得這樣能夠讓人接觸不同類型的書，來一個「偶遇」。但後來有讀者指出顏色分類過於混亂，很難找出想要的書。於是書室現在便以主題歸類，如《小蜜蜂之死》、《知更鳥的賭注》、《蝴蝶公墓》等小說歸類為「動物」，與工作、求職、面試相關的書籍則歸類為「苟工推介」。市面書店一向以「文學」、「旅遊」、「商業」等歸類書籍，但同學們覺得這樣太死板，可以在分類上玩多一點，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。

此外，另一負責人馮正權亦透露，逢時書室除了持續向公眾收集書籍外，亦會製作書單、購入新書。你會在書店內發現一些有趣的書單，如「為甚麼去旅行」這個題目，書室便推介大家看項明生的《足足五千年》、胡晴舫的《旅人》、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1949》、《小王子》等書，「外面的書店不會這樣做，但我們相信一加一大於二，書與書之間可以有聯繫，亦希望讀者藉此接觸不同的書。」

逢時店內擺設簡單，一個個淺色木櫃放滿了書，玻璃窗旁預留空間，放了幾個抱枕坐墊，藍色方形枱上放了幾本「共用書」，可以睇可以畫。同學心思想到，不時搞搞新意思，例如「盲婚啞嫁」活動，他們以牛皮紙包着書本，只引用書裡一句話，讀者根據這句話去判斷買不買，「希望大家不要局限，去接觸一些新書。」阿軒說。曾經有同學買了書，有人失望有人開心有人驚喜。書室又搞夜話、夜讀、圍讀等活動，吸引不少師生參與。

他們將書室當一盤生意來做，這一年，有書院提供地方，可以無憂無慮，嘗試各種模式，但最終目標還是走出中大，成為一間貨真價實的二手書店。「目前收支幾好，真正的困難是如何繼續實驗、如何走入社區。」去年十二月，逢時與拓展公共空間合作，在油麻地上海街遊樂場舉行的「油藝公園嘉年華」中推廣閱讀；其後又與樂齡會合作，接觸弱勢小朋友，分享閱讀經驗。

一年後會點無人知，但閱讀的種子早已播下，收成大概不會太遠吧。

■書室至今仍不時收到有心人捐書。



■逢時書室一角放置本地設計的作品。



書店不死

去年十二月，二手英文書店「書閣」結業，這家經營六載的獨立書店高峰時期藏書超過五千本，是英文書迷覓書、打書釘的好去處。而今年二月，銅鑼灣Page One因租約期滿正式結業，不少人開始擔憂實體書店的未來。

今時今日，睇書的途徑有好多，不一定要到書店買書，也不一定睇實體書，電子書的普及讓閱讀變得容易，而香港租金昂貴又進一步扼殺書店的生存空間。但書閣店長卻說，經營書店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租金，而是香港的閱讀風氣薄弱。那書店真的沒有生存空間嗎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■小息書店主要售賣社會、國情書籍。



■逢時起初以書脊顏色分類，後來同學們又想出「動物」、「我們這一家」等新穎的分類方法。



■教會閱讀推廣經理鄭俊明。



■李廷軒（左）與馮正權（右）都是中大的同學仔，也是逢時書室的負責人之一。



小息書店：摸着石頭過河

位於深水埗長沙灣道長利商業大廈的小息書店，去年年底才正式營業。書店前身是香港基督教學生福音團契FES的福音閱覽室，本身出版、售賣宗教書籍。去年福音閱覽室關閉，教會又正值搬遷，機緣巧合下在深水埗覓得好單位，書店重開，並引入大量社會、國情、心靈相關書籍，面向大眾。

得知小息書店的存在，源於一張「小息地圖」。當日路過22 Degrees North，店內放了一疊別緻的地圖，上面以手繪的方式標出深水埗的特色小店，並設計了幾條遊覽路線，十分過癮。深水埗這兩年的發展一日千里，舖租平、空間大，吸引不少藝術家、創作人進駐，形成一個小型的文創圈。

小息書店的設立，某程度也彌補了這區的不足——這裡無論是連鎖還是獨立書店，都沒有。提到這點，教會閱讀推廣經理鄭俊明說：「我們賣書，亦不賣書。」說得很玄，到底是賣還是不賣？

扎根社區，面向街坊，是他們這群「傻佬」最想做的事，目的在於「cultivate一種文化」，以書作媒介，推廣閱讀風氣。鄭俊明亦知經營實體書店不是一件易事，如想節省成本，經營網上書店出路可能更大，「但實體書店傳遞一種訊息，讓閱讀滲入每天的生活裡，是網絡書店做不到的。」因而在選書方面，店長梁錦華傾向社會國情、文史哲書籍，又搜羅本地書籍如《美荷樓記》、《得閒去飲茶》、《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》、《城境——香港建築1946-2011》、《旺角價值》、《生曬電視劇2046》等，靠近日常生活。此外，書店也闢出小角落，放置一些自資出版書籍，讓有心出書的年輕人多一個售賣渠道。

小息是一個break，讀書時需要，工作後更需要。而鄭俊明所講的「不賣書」亦在於此，行入書店的人不一定要買書，可以take a break，可以坐下來放空，「我們利用店面推廣閱讀文化，將好的信息與街坊分享，這是很有意義的事。」因而書店的设计亦着重空間感，以落地玻璃取代石屎牆，店內放置格子書櫃。窗邊放了一張藤椅、兩張藤椅，窗外映入一幢幢舊唐樓，是深水埗獨有的景觀。

講到深水埗這個社區，鄭俊明覺得「誤打誤撞」走進來，是「很好的偶然」。眾所周知，深水埗人口混雜、很多窮人，但神奇之處在於能夠吸引一批搞文化的人在此落地生根，「我們有幸成為其中一分子，自然希望可以走入居民的生活圈子裡，以後大家來到深水埗，想找一間書店看書的話，會想起小息書店。」

對於書店未來的發展，鄭俊明不無憂慮，雖說教會買了店面，但始終資源有限，不敢亂入書，「只能見步行步」。他指香港的閱讀人口少，口味亦很單一，買書首選工具書，因為有切身需要，大家平時好少行書店，個個都等大減價或在書展時大肆掃掃，「我們也很緊張營業額，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入下一批書。」寧願慢慢來，也不想太過急進，入太多「死書」（賣不出去的書）。

東·西

文：余綺平

全球化的好處

英國的汽車製造業曾經領先世界潮流，勞斯萊斯、賓利和積架，均屬蜚聲全球的頂級豪華汽車品牌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因出現工會罷工等工業衝突，導致英國汽車業走向衰落。近年，多個汽車品牌陸續售予外國汽車集團，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，改良了產品，刺激產量，汽車出口額創了高峰。

全球化經濟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互相依附，令英國汽車業起死回生。

二零零五年南京汽車集團收購英國MG羅孚（MG Rover）汽車部分生產線，以及二零零八年印度塔塔汽車集團從美國的福特手上，收購了英國的積架和越野路華（Land Rover，內地譯作路虎）汽車時，英國朝野曾猛烈抨擊這些英國汽車集團「叛國」、是「敗家子」，丟盡國家面子。

想不到十年間，英國汽車業因為全球化，產車量激增，五十年來首次超越法國。

過去兩年，英國吸引了印度、德國、美國和日本的巨額投資達七十億英鎊，多過任何一個歐盟國家。前年，英國產車量逾一百六十萬輛，平均每分鐘產三輛車，百分之七十七輸出外國，預計兩年後，英國汽車年產量達一百九十二萬輛。

《衛報》評論文章指出，全球化經濟為英國汽車業創造職位，引進新科技，增加生產和刺激經

濟。汽車業因此制定長期策略，重建英國品牌，吸引外資和人才。

文章說，反觀法國，政府擁有汽車集團股份，操縱經營權，嚴禁本國汽車業落入外國人手上，另一方面，卻又無法應付汽車工會的不妥協活動。

當年法國雷諾（Renault）汽車計劃在土耳其開設新車廠，政府下令雷諾高層，要保證將職位留給法國工人。評論文章認為，法國的過度保護主義，拖垮了汽車業。

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七十年代的英國。一九七五年利蘭汽車面臨破產，工黨政府將其收購，將汽車業國有化，強調要保護民族企業。其間，工會勢力坐大，製造業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。

一九八四年戴卓爾夫人執政，賣掉了積架汽車的全部股份，四年後更將路華賣給英國航空公司，結束汽車國有化。鐵娘子還鼓勵外國汽車集團在英國設廠。一九八六年日產首先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桑德蘭（Sunderland）登陸，隨

之有本田和豐田。

一九八九年美國福特收購了英國積架（Jaguar，內地譯作捷豹）。二零零八年福特將積架連同越野路華售予印度的塔塔——擁有權屬於塔塔，製造廠仍設在英國。自此，積架開始制定一個真正的全球前景。

如今在英國生產的積架汽車，逾八成出口至全球一百零一個市場，包括中國、美國和歐洲。

英國有上百年的製車經驗，一向注重傳統手工的豪華車，將汽車製造視為藝術創作，沒有積極研究汽車的科學發展。直至日本和美國的廉價汽車湧入英國市場，始驚醒了一成不變的汽車業。

本田車廠進駐英國後，帶來汽車電子科技和冷氣設計，更引進日式生產和品質管理技術。近年，英國更帶頭研發環保汽車，減少二氧化碳廢氣排放。

《衛報》記者訪問了位於牛津的Mini車廠，工人喜氣洋洋地告訴他，新年員工獲派發花紅。這是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好景，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數之不盡。



創作比賽評審 籲年輕作家多做研究

第五屆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日前進入最後階段，來自兩岸四地的評審齊聚香港，讓入圍者在面試中親身解釋創作靈感及過程，各自演繹作品背後的故事及想帶給讀者的訊息。

此次參賽作品體裁多樣、題材繁多，新鴻基地產公司傳訊總監廖國偉表示：「幾屆比賽中均有懷舊題材的出現，表現集體回憶是一件好事，但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過去的事物都是好的，將過去浪漫化，或者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。懷舊題材要尋找新的出路。」對於比賽中較受矚目的繪本，廖國偉評價道：「繪本得分偏高和當今趨勢有關，視覺上的訊息更易為人所接受，未來比賽可能也會有攝影集出現。」

比賽在不同階段，評審所注重的方向也有所不同，「一開始我們看的是題材，而現在則更注重入圍者的文筆和表達方式，」網頁設計師兼新媒體藝術家朱力行說：「他們充滿對寫作的熱情，但卻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裡。」此觀點獲得眾多評委的認同，澳門填詞人李俊一補充道：「我喜歡讀年輕新作家的作品，因為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出招，但他們通常不會考慮如何吸引讀者和市場方面的事務。」內地當代海派作家毛尖則表示：「他們對自己的文字很有信心，將個人感受放在很高的位置，但由於閱歷不夠，這種感受有時會欺騙他們，我建議年輕作家增加閱讀量，在創作前加強研究背景資料。」

入圍作品《阿怪》以其獨特的視角獲得了眾多評委的關注，台灣插畫家鄒駿昇認為作品是「描述了現代社會的奇怪現象」，他說：「其實每個人都有奇怪的時候，有時我們會覺得某個人很奇怪，但奇怪的可能反而是我們自己。」他同時表示，自己在做評審時更注重故事的架構以及是否引起讀者的共鳴，「各作品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，或深度不夠，或重量輕質，或重點不夠突出，建議他們多觀察及做資料搜集和研究，加入真實事件或歷史資料會使作品更豐富。」

文：張岳悅